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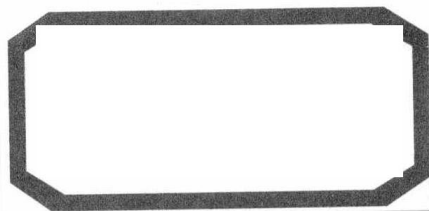
张柠
著

幻想 故事集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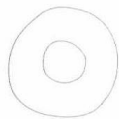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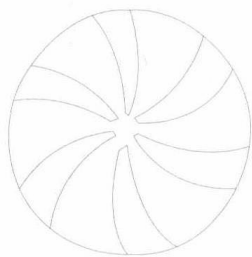
中信出版集团

每一个幻想故事都是心灵的现实



幻想
故事集

张柠
著

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幻想故事集 / 张柠著. — 北京: 中信出版社,

2019.10

ISBN 978-7-5217-0775-5

I. ①幻… II. ①张… III. ①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短篇小说—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
① I247.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9)第128960号

幻想故事集

著 者: 张 柠

出版发行: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(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)

(CITIC Publishing Group)

承 印 者: 浙江新华数码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 880mm×1230mm 1/32

印 张: 11.5 字 数: 200千字

版 次: 2019年10月第1版

印 次: 2019年10月第1次印刷

广告经营许可证: 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

书 号: ISBN 978-7-5217-0775-5

定 价: 58.00元

版权所有·侵权必究

凡购本社图书, 如有缺页、倒页、脱页, 由销售部门负责退换。

服务热线: 400-600-8099

投稿邮箱: author@citicpub.com

《幻想故事集》是张柠的中短篇小说集，由“罗镇轶事”、“幻想故事集”和“旷野集”三部分组成。作者的笔触穿梭于城市和乡村，一面探索隐藏在人物内心最深处的病与欲，一面寻找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的精神家园。张柠在小说中重构了一种生机勃勃但又暗潮涌动的民间生活——一座具有原乡意义的小镇“罗镇”，那里有难以言说的爱与无常；同时又创造出一个现代性人物“安达”，以他的都市漫游和奇异经历，探讨了当代青年在城市化进程中所经历自我怀疑和重塑。此外，张柠坚持书写不同地域、不同经历的女性故事，他的小说体现了作者对当代女性命运的关照，同时也呼应了当下全球女性平权运动的热潮。

扫码关注



从中国看世界 把时间变成历史

扫码关注
中信·大方



阅读之前 世界很小

张柠，本名张宁，1958年生。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、博士生导师，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文化批评。曾出版长篇小说《三城记》，学术文集《感伤时代的文学》《再造文学巴别塔》《白垩纪文学备忘录》等。《幻想故事集》是他的中短篇小说集。

大方
sight

图书策划 中信出版·大方

策划编辑 任柳

责任编辑 曹敬雅

营销编辑 王雨 王雅伟

责任印制 陈梅

装帧设计 周伟伟

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

服务热线：400-600-8099 网上订购：zxcbs.tmall.com

官方微博：weibo.com/citicpub 官方微信：中信出版集团

官方网站：www.press.citic

大方

s i g h t

目录

罗镇轶事：六个乡下故事

农妇刘玉珍 / 003

流动马戏团 / 017

妇产科医生杨红 / 037

嚎叫 / 057

唢哨和平珍 / 073

民歌手二喜 / 095

幻想故事集：八个城市梦幻

身世 / 109

鸟语 / 119

蓝眼睛 / 127

故事 / 143

修梦法 / 153

遗产 / 163

骑楼下 / 171

赞美诗 / 185

旷野集：三个女性故事

六祖寺边的树皮 / 201

黄菊花的米兔 / 219

普仁农庄里的女人 / 247

后记：幻想故事诞生记 / 355

罗镇轶事

六个乡下故事

农妇刘玉珍

我没考上大学，看书又看不进，整天百无聊赖地晃悠。我最讨厌的就是见到父亲，但偏偏总是见到他。我母亲说你们两个不像父子像冤家。我父亲是罗镇医院的名医，求他的人很多，所以他总是一副不可一世、傲视万物、扬扬自得的样子，在他儿子我的面前也是这样，没事喜欢在我面前显摆。那天他又把我叫到跟前。

父亲说：医生是最好的职业。

我心里说：你自己是医生，当然就说医生好了。

父亲说：病人半死不活地来，活蹦乱跳地走，谁也骗不了谁。

我心里说：你忘了，经常有病人睁着眼睛来，闭着眼睛走。

父亲说：不管谁当权，也不管什么朝代，都少不了医

生。因为谁都怕疼，怕病，怕死，谁也逃不脱一劫。上至大首长，下至普通老百姓，都会病的。比如牙疼吧，中国有一半人患有牙病，如果你能治牙病，就有一半中国人求你，门槛都会踩塌。再比如痔疮吧，俗话说“十男九痔”，中老年男人，尤其是那些不干体力活的当官人、读书人，没有几个不长痔疮的。镇长总厉害吧？我们这一带最大的官，但他的痔疮一发作，就乖乖地到我这里来了，嬉皮笑脸地跟我说话，神气劲儿也不见了，官腔也没有了，跟我称兄道弟。当我故意不说话的时候，他就有点紧张，不自在，没话找话跟我套近乎，东一榔头西一棒，无非是想试探我对他的痔疮的态度。有一次打针的时候，他老是把屁股扭来扭去，我在他屁股上狠狠地打了一巴掌。他还嘻嘻地笑呢。你敢打镇长的屁股吗？恐怕说话也不敢跟他说吧？

我心里说：如果当上医生就能打镇长的屁股，倒是很好玩。不过，打一下镇长的老屁股又有什么意思呢？X光室的刘医生，在暗室里摸女人的屁股，差一点被开除了，他痛哭流涕求情，说上有老下有小，医院只好打发他到挂号室去收费。刘医生私下里对我说，他很冤枉，早知道这样，当时就应该多摸几下。我觉得他很下流。

父亲接着对我说：照我的看法，你这种人是适合学医的，不光是你的悟性不够，还有你的粗心大意。赵学安

那小子，就是个粗人。我真不知道他父亲为什么会让他学医，还拿了一个医专的狗屁文凭。他的手指头像鸡爪子一样僵硬，打的手术结，鸡也能抓散。

我心里说：我从来也没想过要当医生。

母亲不同意父亲的观点，她说：既然隔壁赵学安都能当医生，我们的儿子怎么就不能当呢？我们的儿子怎么说也比他强一些吧。

母亲的话，总像当头棒喝，让经常犯糊涂的父亲突然醒悟过来。父亲于是便改变主意说：是啊，凭什么我的儿子就不能当医生呢？你来跟我学医吧，不用文凭，能治病是硬道理。只要你能用心，不像赵学安那样粗心大意就行了。你如果也成了医生，那我们祖孙三代都是医生了。

他们在对话中决定了我的命运。我尽管在场，却没有发出一点响声，还不如一群飞来飞去的苍蝇。在父亲的逼迫下，我在医院里当起了一名编外学徒。父亲一边教训我，一边打着如意算盘。他说自己年纪大了，事业就这样，唯一操心的就是我。他说我还年轻，今后的日子还长着。他要我赶紧学，争取在他死之前，以他的名义开一个诊所。

我在药房里混了整整一年，认识了所有的中草药。西药我不怎么敢碰。因为它们的样子都差不多，一种是白色的药丸，大小形状略有变化，药性却不一定。还有一种是

红黄两色的胶囊，外形都差不多，但肚子里的货色却天差地别，有的吃了拉肚子，有的吃了拉不出屎，有的吃了眼睛发愣，有的吃了眼珠子滴溜转。药瓶子上的标签全都是洋文。我曾经想用味觉系统来区别它们，事实证明那是徒劳的，因为它们的味道也差不多。我父亲对我说，你不要试图用“神农尝百草”的方法去对待西药，除非你想死。

我觉得自己还是学中医比较合适。跟西药比，中草药恰恰相反，看上去千差万别，叶子、花草、果实、根须、核仁，花样繁多，可是吃进肚子里的效果却差不多，总之是不会死人，最多也是阴阳失调而已。而且中草药的名字也很有诗意：半夏、生地、黄芪、七叶一枝花、半边莲。至于剂量，多一点少一点都无所谓。我的药学师傅，瘸腿药剂师石阳林，在抓中药的时候，经常连戥子也懒得拿，用手随便抓抓。这很合我的性格。多数中草药都是保健品，随便吃也没有关系。不过我要提醒你，唯有“巴豆”那种药，可不要随便吃，有一次，我用舌头舔了一下，连肠子都快要拉出来了。

西医还有一件麻烦事，就是要做手术，开膛破肚，接着还得缝回去，想想都可怕。再加上自己丢三落四的性格，万一将手术刀丢在病人的肚子里怎么办？我父亲还讲过一个笑话来恐吓我。他说，有个跟赵学安一样粗心的医生做手术，完了之后护士清点器械，发现少了一把手术

剪。第二次开刀将手术剪拿出来了，护士又发现少了一支血管钳。有人建议他在病人的刀口上装一根拉链。经他这么一讲，我更不想碰西医了。

后来，我又到门诊室里实习了一年，主要是看诊，就是看医生怎样观察病人，怎样听诊，怎样问诊，怎样把脉，开什么药方。父亲要求我一边看一边记录，然后将医生的处方抄下来带回家研究。比如，看起来都是大肚子，究竟是长了瘤子还是长了儿子？我父亲只要用中间三根手指在她们手腕上一摸就知道了。我觉得把脉是一件很神奇的事情，不用开膛破肚，什么都知道。

父亲说：你就想学把脉？还早着呢。你的手指头搭在别人手腕上，还不是死木头一根？

我心里想：不学就不学，我也不稀罕。要是长了瘤子，你摸出来了也是死；要是长了儿子，你没摸出来她也会生出来。摸和不摸还不一样？

相比之下，问诊是一件让人烦恼的事情，因为你根本问不出什么。那些农妇，手里明明是抱着一岁多的孩子，医生问，孩子多大了？她们高声回答说：“三岁啊，医生，伢儿三岁，满两岁，叫三岁。”我父亲故意说：“那我就按三岁的药量，给你儿子开药了？”农妇竟然笑着说：“好呀，好呀。”其实父亲早就在处方纸上方的年龄栏写上了一岁半。

医生问那些农妇们，哪里不舒服，她们只知道说心里，心里不舒服。

是呀，心里不舒服，谁的心里舒服呢？全是废话。

还有一个自作聪明的农民，第二次来复诊，问他的病好点没有，他说：好多了，至少好了百分之八十三。我听了觉得好笑，为什么是百分之八十三，为什么不是百分之八十二点七？我恨不得在他的药里面放点泻药。可是挑剔成性、喜欢冷嘲热讽的父亲，对农民的这些莫名其妙的回答无动于衷。对他们毫无根据的自我诊断，也显示出极大的宽容，还一边听一边点头。因为他太了解那些人的话中之话，话外之话。

有一天上午，来了一位叫刘玉珍的中年女人。父亲问她，哪儿不舒服。刘玉珍说：医生啊，这几天见了鬼，不知道是寒包住了火，还是火包住了寒。就是不舒服，给我开一点压火去寒的药吃一吃吧。

父亲说：开什么药是我的事情，我只要你把病情讲得细一点就行。

刘玉珍说：医生啊，我怕你不耐烦，就讲得简单了一点。我是替你省心呢。要说细一点，那就多了。自从前年三月做了手术之后，我这肚子里就没有舒服过，总有一股气跑来跑去，有时候在肚子里，有时候又溜到了腰眼上。到底是在什么地方，我说不出来，说不具体，等一下你摸

一摸就知道了。要是等一下你摸到那股气跑到了背脊上，你也不要怪我瞎说，医生，它是跑动的。本来我还想捱一捱，但我挨不过我老公的打。你猜我老公说什么？他说：吃不下是没饿，做不得是懒。医生啊，你评评理，我什么时候偷过懒？自从嫁进他罗家门，我睡三更起五更，忙了家里忙地里。他老子死的时候，欠的那一屁股债也还清了，还要怎么样呢？不是我自己夸自己，在娘家的时候，谁不说我长得好？他们说我的皮肤就像糯米粑粑一样。罗长生也说过这个话，现在他不说了。那时候提亲的人多了，鸡蛋猪肉吃不完。我表哥柳玉林，就不敢来提亲，家里穷啊。罗长生不是先提亲，他是先耍流氓。……怀上老大我才嫁给他了。我表哥柳玉林人老实，只能干瞪眼，还生了一场病。这世道啊，先下手为强，后下手遭殃。我命苦呀。现在我哪里像四十五的人哪，医生。我给他生了四个女儿……唉，也怪我自己的肚子不争气，没有给他留下一个儿子……

我心想，这个女人太离谱了，医院又不是妇联，讲这些婆婆妈妈的事情干什么？我很想打断她。

父亲微笑着说：讲跟你的病有关的事吧。

刘玉珍接着说：我大女儿，就是那个老是痛经的女孩，你给她开的药真有用，一吃就不痛了。你知道吧？她一痛，我就急得什么活也干不了。她要是该痛的时候还没